

也談馮玉祥 (上)

張 或 弛

讀王禹廷先生「馮玉祥與西北軍」，有抽絲剝繭，鞭辟入裡的報導與分析，使人有如見其人（馮玉祥），如聞其聲的真實感受，筆者不揣淺陋，也來談談馮玉祥青年時代的另一面。

——筆者

賭勝好強大病一場

馮玉祥一輩子只唸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而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他才十一歲那年，到保定練軍裏當上了兵，開始吃糧拿餉。十二歲他身高長到四尺七八，正式拿槍練習打靶。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他跟部隊開到大沽口，和對岸二十里處攔沙岡海面的日本軍艦相峙，那一年他才十四歲。

戲文中演蜀漢丞相諸葛亮一摸魏延的後腦勺，就摸出了他天生反骨，命人把他推出去斬了。三國演義更謂諸葛亮一見魏延就瞧出他腦後有反骨日久必叛。早年相傳馮玉祥也是天生反骨的，這話誰也不敢斷定。祇是看馮玉祥的一生，反覆無常，不安現狀，到是八九不離十。妙的是他從一名小兵，當到國民聯軍總司令，統兵數十萬，宰制西北。然而他却每升一次官，就必得犯一次上，扶個或大或小的亂子，則為不爭的事實。

當兵時期，馮玉祥很能夠發奮用功，力爭上游。他跟部隊裏讀過書的官長唸書習字，一得閒就看書說部封神榜、彭公案和施公案，聽一位綽

號劉老喜的正目（班長）講三國演義。這四部書對他往後一生的影響，真還相當的不小。除此以外，又因為部隊裏有些長官，居然連喊口令都不會，或是他們懶怠拉開嗓門嚷嚷。於是就與了個規矩，每哨（排）設一名教習，也就是專代官長喊操的。當上了教習的話，薪餉可加些。馮玉祥貪圖多賺點錢，他便每天清早到操場上去練嗓子，一年四季，從不間斷。後來還果然喊操喊出了名了。

但是當時清軍的腐敗，紀律的鬆弛，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官長士兵，生活糜爛，喫喝嫖賭，無所不為。像馮玉祥這麼十來歲的大孩子，混在那般淮軍老兵油子裏頭，就難免有點格格不入，彼此都看不順眼。這其間，馮玉祥也曾狠的被人「治」過幾回，而且還「治」得相當的慘。譬如喝酒，馮玉祥所屬的保定練軍，在大沽口駐防了兩年以後，一槍沒放，一仗沒打，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又從大沽口開回了保定府。不久馮玉祥所屬的一營，被派到保定府安肅縣（民國後改稱徐水縣了）去「拉撥子」（早年部隊中所謂的維持治安、巡防地方之謂）。安肅的

士紳商戶，紛紛的請營中弟兄赴宴喝酒。有一天，一位酒商請客，馮玉祥也在座中。席上的那些老兵油子，就事先約好了大夥兒起鬨。當衆直在誇着馮玉祥，說他好酒量，喝上個半斤十兩燒刀子根本不算一回事。把個從來酒不沾唇，沒嘗過酒味的馮玉祥鬧得暈頭轉向，心花怒放，傻呼呼的真以為自己蠻有酒量的了。然後大夥兒爭先恐後的舉杯敬他，他可就來者不拒的豁出去啦。

人說馮老二你酒量那麼好，咱們乾一杯吧，馮玉祥就好哇，乾就乾吧。人說馮老二這杯子太小了，咱們換上碗來喝，他也直楞楞的答應，換個碗來呀！他乾一杯，人人拍手，他乾一碗，換個碗來。這一來，更不由馮玉祥不往下喝了。他這頭換上了用碗盛酒，主人家還真以為他有海量。為了使他喝盡興，便吩咐下人把那頂陳、頂烈，真能醉得死人的上品帶漿燒酒斟給他喝。當時馮玉祥已經喝得神經麻痺，味覺全失，酒到嘴中，就跟清水一樣的毫無滋味。這會兒，起鬨的人早就笑成了一團啦。

一碗碗的烈酒灌下去，臨散席，馮玉祥迷迷糊糊的想站起來走。藉的酒力上湧，天旋地轉，

方站起，便一個斛斗栽下地。就此直挺挺的躺在地面，衆人土去一看，他已全部失去了知覺。

起闕的人七手八腳，把個傻大個兒抬回了營房。往舖上一放，由他去昏昏大睡。一宿沒事，第二天一大早上醒來，馮玉祥一看自己的身上，駭然發現混身起了好些個透明的水泡。小的如黃豆，大的竟跟拇指差不多大小。同時他週身乏力，掙扎不起。這一頓酒，可把他給傷殘了。生場大病似的躺了好些天，而且從此以後，見了酒就駭怕，連杯子都不敢碰，一直到他被史大林燒死在黑海輪船上爲止。往後他開府領軍，宰制西北，成了大人物，他還是滴酒不飲。外間都說這是馮玉祥信了基督教，「基督將軍」生活嚴肅，連酒都不喝哩，有誰知道他他不喝酒是少年時代給人家「治」出來的哩？

要了回錢苦了四年

對於喝酒，馮玉祥是上一回當，學一個乖。喝傷了一次，他可就不再肯喝了。唯有賭，他却一犯再犯，接連兩次撿上了大漏子。馮玉祥頭一次賭錢，也是在安肅「拉撥子」的時候。一日，馮玉祥去找幾個年紀比他大了多少的朋友閑嗑牙。這幾個朋友到不是他們隊伍上的，而是鐵路警衛、當地的團練、建造火車月台的工人。好些個人談着談着，其中之一忽然站了起來，拉起馮玉祥的手說是：

「走，咱們去押寶！」

馮玉祥茫然的問：

「啥叫押寶呀？」

朋友却說：

「你別問了，跟咱們走，一會兒你就懂啦。」身不由己的，被那班朋友拉進了當地的小賭場，往賭錢檯邊一坐，這是馮玉祥平生首次看到「拿小錢換大錢」。對「賺錢」那麼容易，使他覺得既新奇又有趣。可是他不懂得賭法，不知道怎樣下注，更不會算那些個五顏六色的籌碼賬。他直在問這問那，問得朋友們不耐煩了，就大而化之的告訴他說：

「問多了你也是記不住。管它咧，你就跟着咱們下注得啦！」

就這麼，他昏天黑地的賭了半夜，央人家算算自己輸了多少？可了不得，他這一輪就輸了十幾吊。十幾吊便是十幾兩銀子了。他那來的這些錢付賭賬呀？馮玉祥吓得臉上變色，低聲的問他朋友：

「我輸了這麼多，怎辦呢？」

「翻本呀！」

馮玉祥却又搔搔頭問：

「翻本？怎麼樣翻本呢？」

「再賭下去不就結了，」朋友輕輕鬆鬆的說：「有道是：『有賭不爲輸』呢！」

硬着頭皮，再賭下去。這一賭賭到了快天亮，馮玉祥心裏更着急了，他覺得自己像是陷在爛泥坑裏，越陷越深，掙扎不起。終於他用壯士斷腕的決心，站起身來，一結賬，輸的十幾吊變成了幾十吊。

麻煩大了，馮玉祥老老實實的開口說了話：

「一時之間，我沒這些錢？」

賭場老闆看他保定練軍的弟兄，苦於不能拿他怎麼樣，便問：

「那你什麼時候有錢？」

「關餉的時候。」

「你一個月能關多少銀子的餉？」

「三兩六！」

答得在場的賭客全笑了起來，賭場老闆的眉頭，却皺得緊緊的。他臉色一板，滿臉秋霜：

「就算你每個月一關餉，全都拿來還賭賬。還上一年你也還不完呀！」

「關了餉我不能全給你，」馮玉祥愁眉苦臉的說：「我還得交錢給爸爸，養家。」

賭場老闆把臉一抹，望着馮玉祥的朋友發了話：

「我是承那些朋友的情，給我帶這個愣小子來的呀？」

馮玉祥的朋友一看這事難辦了，只好低聲下氣的跟賭場老闆商量。這筆賭賬，歸他們幾個頂着，讓馮玉祥按月分期攤還。要是馮玉祥在實還不出來的話，再由他們負責償清。

賭場老闆望着馮玉祥，冷冷的問：

「你自個兒說，你一個月能還多少錢？」

「少則五百，」馮玉祥咬着牙關回答：「多則八百。」

「我可沒人上你營盤裏去收錢啊。」

「你放心，一關了餉我自己會送來。」

這一夜之間輸掉的一筆賭賬，使馮玉祥耿耿于懷，痛苦萬分，一共歷時三四年方始全部還清。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不論馮玉祥換防到什麼地

方，每月都會有人準時前來討債。爲了這一夜的賭博，他還在他父親跟前破題兒第一遭撒了謊。他始終瞞着他父親，不使馮有茂曉得他出了那麼大的紕漏。

打靶、盜賣藥條子

馮有茂一輩子都是時運不濟，馮玉祥兩弟兄一嘗了兵，能够賺錢給他貼補家用，他也曾花過十幾兩銀子，在保定府康格莊上頂了一幢七間頭的房子。自從馮玉祥的母親游太夫人一死，一家三口都住在這幢房子裏頭。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陰曆二月初一，馮有茂照例每月初一、十五各一次「上衙門」給他的上司請安。他從康格莊騎馬到保定城裏的協台（旅長）衙門，剛走到東門洞時，因爲冰雪載道，滑溜難走，突然之間馬失前蹄，連人帶馬摔了下去。馮有茂的右腿給壓到馬身子底下，迎面骨被馬鞍子夾破了。傷口雖然祇不過一寸來長，可是草草包紮不消毒，沒幾天便化膿腫疼，他掛了病號在家中養傷，一養就是三個多月。

傷還沒養好，誠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馮有茂在當哨長（排附）的那一營，兩營併作了一營了。一歸併就免不了要裁員，正在養傷的馮哨長居然也在裁汰之列，他的軍隊生涯從此宣告終結。

貧、病、失業，再加上馮玉祥還有一筆偌大的賭債，這一家三口的日子越來越難過。馮玉祥自己更是一天的愁雲慘霧，滿懷的辛酸悵悶。他哥馮基道在騎兵隊上，連人帶馬關七兩二錢銀子

的餉，馮玉祥喫步兵的糧，一個月關三兩六。兩兄弟的總收入刨去了馬食料開銷，祇剩下七兩二錢銀子不到。這日子過得的確是相當的苦了。

爲了償賭債，或者是買點肉回家來給他父親開開葷，馮玉祥也學會了老兵油子的花樣。當時保定練軍中的規矩，每隔五天打一次靶，逢三逢八之日打一次響。這便是「三八打響，逢五排八打靶」說法的由來。「三八」是爲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之謂。每次打響的時候，一個弟兄發五十根藥條。這種藥條是有價錢並且有人專門到隊伍裏去收買的，馮玉祥想得幾文外快，他每次打響總是悄悄的私自留下十幾根藥條來，可以賣個十幾文制錢。馮玉祥私賣藥條子，收贖的人是同營一名教習閻勝。

馮有茂失業半年以後，馮玉祥兩兄弟實在撐不下去了。迫於無奈，馮有茂便決定回到安徽巢縣家鄉，守着家中的幾畝薄田，耕種維生。但是回鄉之念既決，又苦於盤纏無從籌措。當年從天津到上海的統船票價，得每張十兩八錢銀子，外加從保定到天津，由上海轉巢縣的旅費。馮有茂打了個最低限度的預算，一共需要十八九兩銀子左右。

這麼大的一筆數目，錢從何來呢？父子三人商議了再商議，最後決定祇好把家給拆了，頂來的房子轉頂出去，得了十五兩銀子，然後再把所有的傢俱器皿，應用什物變賣一空，勉強湊足了數。所以當三父子離開家門的時候，一家之中，就祇剩下牆上貼着的一幅觀音菩薩像，和馮有茂僅有的一床被窩。

父子訣別，相對流淚。馮有茂悲從中來，熱淚潸潸的叮嚀馮玉祥說：

「張管帶、苗管帶和高誠義，他們三位對我們家的好處，你可千萬不可忘記，將來一定要想個法子報答。你知道我是不行的了。」

高誠義是馮有茂的一名護勇，曾經很盡心的侍候過馮有茂的一場痢疾。

他父親走了，馮玉祥那年才十七歲。他獨自一人搬進營房，先在右哨，後在中哨，成天就祇苦苦的思念父親，巴望着接到他父親的來信。可是，當年中國才辦郵政，郵件得由替人護送貨物的鑰局子裏代送，由巢縣到保定，寄封信得走上一年。

洋丸藥礮外國點心

一方面爲了還賭債，一方面也想多賺兩錢，攢下來好接他父親回保定府團聚，馮玉祥一心一意想着補上一名哨裏代喊口令教習的缺。他每天天濛濛亮就上大操場，立正，稍息的窮嚷嚷。他的嗓門越練越宏亮，教習缺算是補上了，可是由於大操場和營房隔得近，營房裏好睡懶覺的弟兄，每天清早總是被他喊醒，大夥兒把他恨得要命，便時常的取笑他作弄他，還給他取了個外號，叫什麼「外國點心。」

馮玉祥弄不懂，大夥兒爲什麼要叫他「外國點心」呢？便暗中央求一個相好的弟兄，替他探問探問，這「外國點心」究竟是個啥意思？那位弟兄問明白回來了，憤懣不平的告訴他說：

「人家是在咒你哪！說你是『外國點心』，

意思是像你這麼賣力，拚命，早晚會撞頭陣，給洋鬼子用丸藥（槍彈）把你斃死！」

「啊！」馮玉祥又鬧不明白了，他跟大夥兒有什麼深仇大恨？人家會要這麼紅嘴白牙的咒他！」

「平白無辜的咒你，真是豈有此理！」那兄弟兄還在義形於色的說！「馮老二，走，我幫着你，咱們找他們算賬去！」

「算了，」馮玉祥一臉苦笑的說！「就讓我給洋鬼子的洋丸藥斃死算啦。這種日子，本來就沒什麼過頭！」

但是，馮玉祥對他這個外號仍還是不憚於心，念念不忘的。此所以，在他往後成爲風雲人物以後，也來附庸風雅，作詩題字。他就給自己刻了個翰墨圖章，那上面，赫然的刻了四個字：

「外國點心」

每逢替人家題字寫對聯，落款以後，他便蓋上這顆圖章。見過他的字的人，目前在台灣可能還爲數不少。誰知道這四個字裏頭，還有這麼一段掌故呢？因爲，後來照馮玉祥自己的說法，他刻這個圖章的用義，便一改而爲：「我要保衛國家，抵抗強權，外國人就一定會要斃死我的了」。假如真有「一語成讖」那話，那麼，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馮玉祥被史大林命人燒死在黑海上的頗畢大輪放映室裏，豈不真的成了「外國點心」了嗎？

馮玉祥的身體那麼棒，除了得力於他的長期軍旅生涯，和少年時期常年持續不斷的「喊操」之外，（當年他大年初一一大清早出門都是照喊

不誤，因此經常引起別人的笑罵），他年輕時在隊伍裏還曾練過功夫。馮玉祥所練的功夫很簡單，一共祇有兩種，一種叫「練腿」，一種叫「跑墳頭」。都是早年北國原野少年子弟，習於苦練的兩種玩藝兒。

「練腿」，練法是在平地上打下一個木頭樁子，每天不時的用脚去踢。不過這種功夫的訣竅在於越踢越使勁，要把木樁子踢出「朋——朋——」的沉重聲音。踢到後來，腿脚一使勁，會和鋼鐵一樣的硬。跟「練腿」這門功夫相輔而行的，則是「練胳膊」。方法更簡單，不過隨時隨地遇見牆壁、樹木，或是任何硬一點的東西，用胳膊使力的撞它幾下而已。

「跑墳頭」這玩藝兒對於死者似乎大不敬，方法是打老遠的往一座墳頭上猛衝。衝上墳頭時，得用雙手落地，然後再從墳頂直摔下去。起先往下摔時得四肢攤開，全身鬆散。必須如此，才能不傷筋骨，不傷五臟六腑。練久了，自然而然的可以全身緊縮，變成個一團疙瘩，功夫才算練到了家。

一隻金錫死一連人

戊戌（一八九八）政變，庚子（一九〇〇）

拳亂，都在馮玉祥的小兵生涯中過去。他所屬的隊伍，曾經奉令鎮壓義和團，但却在八國聯軍進陷保定之前，不戰而退。退到固安縣的大宮村，就地駐紮。拳亂期間，馮玉祥親眼目睹八國聯軍的姦淫燒殺，殘酷野蠻，激起了他對洋人的怨恨。同時，他也看到、聽到各地潰兵的慘暴行爲，

曾經有武衛左軍的十幾名潰兵，爲了搶劫一支金錫，砍下一位華貴少婦的一隻手臂。後來更爲羣起爭奪，演出流血衝突，激烈槍戰，足足冤死了一連官兵的空前慘劇，更是令他觸目驚心，歎歎太息。

在固安縣大宮村，和八國聯軍佔據保定府的隊伍，遙相對峙，互不侵犯的，除了保定練軍，還有徐錦標統帶的天津鎮錦字六營。有一天，錦字六營的一名弟兄，在村子外頭放哨，聽見從涿州方向，來了兩名騎著高頭大馬，神氣活現的德國兵，他一時氣不過，便臥地開鎗，出其不意的打死了德國兵一名，剩下一個，拍馬飛奔逃回。這件事，當時還沒沒有人知道。祇是不久就有大隊的德國兵開了來，隔着村子兩三里，便是一陣密集的射擊。

德國兵隔老遠的一開鎗，居然吓得保定練軍、錦字六營，全直隸省的兩支勁旅，糧秣輜重丟了個精光，拉起隊伍就往南逃。錦字六營逃到了滄州，保定練軍急退蠡縣。因爲糧秣輜重全丟了，這兩支隊伍，只好問地方上要給養。米麵壞了，沒小菜，更苦的是全軍上下領不到餉，都處於半飢餓狀態。（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